



【文化杂谈】

民俗是人与自然达成的和解

□许志杰

农历二月初二，是民间俗说的龙抬头，也有的地方叫农事节、春耕节，或者青龙节、春龙节，处于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前后。老百姓为什么把这天叫做龙抬头？应该与天象及时令有关，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天象的崇拜与惧怕，也是农耕文化的雏形。龙指的是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星象，每年的仲春卯月（斗指正东）之处，“龙星角”就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，龙抬头由此而来，意为龙结束了冬眠的潜伏状态，醒过来了，要出现在地表面上，露出头角，也指经过冬眠，百虫复醒。从时令讲，农历二月初二，处在雨水、惊蛰、春分三个节气之中，属于仲春。农历一年分十二个月，春夏秋冬各三个月，每三个月为一季，春季正月为孟春，二月是仲春，三月为季春。冬去春来，大地复苏，阳气生发，雨水增多，万物盎然，忙碌的春耕开始了。于是，人们把这一天看作新年起始的好日子，祈求人间大地万象更新、纳祥运转，一年顺顺当当。

流传久远的民俗，包括一些民间禁忌，是人与自然历经百战进退达成的和解，也是天人相应的一个文化符号，不是古人凭空捏造的。在二月二这样特别又重要的日子里，各地的人们就想出一些具有各自特色的纪念活动，如我老家山东潍县一带的二月二剃头、吃料豆、吃面旗子、填粮仓、撒灰辟虫害等，都是非常有讲究的风俗，传至今日依然行之。二月二剃头攀附龙抬头之意，像龙那样昂起头、扶摇直上、气冲云霄，还有焕然一新、从头开始的寓意。当然，还与山东人正月里不剃头的习俗有关。有的地方说正月里剃头死舅舅，在宗亲关系中外甥与舅舅很是亲近，有了这个习俗和说法，有舅舅的外甥绝不敢贸然行事，怕舅舅知道了惨遭臭骂甚至暴打一顿。其实正月不剃头的原意并非死舅舅，而是“思旧”。一般说过年前都要剃剃头、洗洗澡，干干净净、利利索索过大年。年后人们又有一种对过去一年的恋恋不舍之情，年前剃了头的样子已属“旧貌”，留住“旧貌”便也是留住了过去的一年，是个想头。日本人过元旦新年不叫“迎新”，也不叫“辞旧”，而是叫“忘年”，字面看似有忘记的意思，实则是“不忘”“纪念”，一步三回头。每到年底，日本人会聚到一起举行“忘年会”，有人借酒念旧，哭得稀里哗啦。一衣带水，日本的民俗或许是从山东漂洋过海而去。时

到二月二，龙抬头，气象万千，讨个好口彩，与龙一起飞舞，于是，山东人纷纷剃头，“旧貌”换“新颜”。我想这应该就是山东人正月不剃头、二月二剃头的大概来历。

我是一直遵循着正月里不理发这个习俗的。我有三个舅舅，大舅去世早，没留下什么印象。大舅多大岁数呢？母亲说她也记得不是很确切，我见过的大舅家的两个表姐比我母亲岁数都大，人家是过年过节看姑姑，我母亲则是提着大包小包看侄女。说来两个表姐今年应快百岁了。二舅我是记得的，那么高的个子、直直的身量，是那个年代少有的“高人”，他还掌握着一些类似看牲口之类的手艺，在生产队或个人买牲口时把健康关，十里八乡很有缘。想来二舅去世也有十几年了，他家的大表哥如今已是八十有几，二舅要在的话至少百岁的吧。辛丑年末，我的三舅以96岁高龄去世。当天三舅跟往常一样，饭后去街上晒太阳、聊天，毫无不适之感，晚饭吃了一个包子，自己说睡觉去，躺在炕上不一会儿，表哥过去看时发现三舅已经停止了呼吸，寿终正寝。我的舅舅们都已离开世间，但我还是不想打破正月不理发的习俗，我想的是，留住这个保持了多少年的习俗，其实也是对舅舅们的敬重和思念，无论舅舅们在还是不在，他们会永远活在孩子们的心里。

老家人把炒熟的黄豆叫做料豆，可能与黄豆在农作物中的地位有关。黄豆不同于小麦、玉米、地瓜、小米、高粱这类庄稼，后面这些统称为农作物，可以作为粮食去用；黄豆以及花生、芝麻等则是经济类农作物，不做食用粮，而是用做榨油等附加工的料。在老家，黄豆除了榨油、做豆腐，还有给牲口做精饲料的用途。人民公社、生产队的时候，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，大型机械如拖拉机都归公社农机站管理，农忙时轮流到各村帮助耕地，但其他农活还得靠生产队自己去干。各生产队都饲养了牛、马、驴、骡子，平时这些牲口吃的就是铡碎的各种庄稼秸秆，农忙需要牲口出大力时，炒些黄豆加到草料中，增加营养，健壮身体。这些用作牲口饲料的黄豆，被我们叫做料豆，吃料豆由此而来。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，能有料豆吃，那是非常之美味，所以，孩子们常是偷偷去饲养棚，趁饲养员不备抓一把就跑，以解嘴馋。

吃旗子的来历与吃料豆差不多，因为旗子的形状像一

面小旗帜，故有此称。做旗子是门大学问。旗子是用白面做的，做工和用料比较讲究，上好的白面，用鸡蛋和豆油、细盐和面，把面揉得硬而不坚、不涩，摊成筷子般厚薄，切成筷子粗细的长条形，用快刀切成小旗子状。稍晾片刻，待旗子硬了，单个放到用油毡擦过的铁锅里，慢火细烘，柔手轻拨，使旗子的每一个面都可受火烘烤，闻着散出的香味就知道旗子熟了。然后倒进高粱秸做成的“船盘”，凉透了，呈灿烂的金黄色，犹如传说中的金豆子开花，那叫一个美。旗子作为一种美食，如今已经不是二月二才吃的，平时家里有胃口不好的老人，也会做旗子，让老人一个一个往嘴里放，细嚼慢咽，又香又养胃。做旗子有个要点，一是不能掺水，必须用鸡蛋加少量豆油和面。二是需用豆油，但不能用油炸，只是在锅底用油毡轻轻擦过，有油的光亮即可。因了这两个诀窍，炒出的旗子可存放很长时间，香味久存不散，实为不可多得的美味。爱酒的人抓一把旗子在手，一口酒一个旗子，也是可以摇头晃脑哼着小曲享受一番的。

这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填粮仓。一大早母亲就用做完早饭的锅灶底下的柴火灰，在院子里画几个粮仓，每个粮仓放上不同种类的粮食，祈愿即将开始耕作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粮满仓实。以灰筑粮仓也有阻止老鼠之类祸害粮食之意，因为填粮仓之后是撒灰，母亲用灰围着院子撒一圈，之后从大门进来一直撒到锅灶前，仪式结束。撒灰这事是有一些道理的，二月二，惊蛰前后，蝎子、蜈蚣类毒性很强的虫子也结束冬眠，来到地面活动。蝎子、蜈蚣对人类都有攻击性，人一旦被蜇会疼痛难忍，在医疗条件落后的过去，弄不好甚至会出现生命危险。撒灰能不能阻滞毒虫的袭击说不准，但作为一种祈愿、祈求，让全家平平安安、心安神定，我还是挺信的。

久居城市，过去的一些民间习俗，老讲究已经变得散淡，甚或慢慢消失了。但作为老祖宗留给后代的东西，即便你不信，能放在心上，留在身边，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，会感到坚强、心安。民俗固然有旧时代迷信、科学失范类的禁锢，甚至流传至今已显现与人类发展的反动示例，但是，这就是人与自然博弈的过程。人类进步不是把所有的事情说明白，而是尽可能适应事物不断变化的新情形。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过来的。朱熹说“君子之心，常存敬畏”，是也！

【人生随想】

种子的哲学

□刘荒田

一到春天，我在旧金山的住处附近，和交通要冲“日落大道”平行的好几公里长的绿化带上，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醉浆草齐刷刷地开花，鲜艳的黄色，那么浩瀚，匀称、丰满，让我想起油菜花田。如果不是春季，醉浆草不知躲在哪里，称王的是野草。野草之“野”在于其驳杂、嚣张、顽强，可是时间到了，改朝换代，却是如此理所当然。

我不禁想起这种奇迹的制造者——种子。摆布种子的，首先是命运。种子在风里飘荡，被雨水冲刷，可能落进山间激流，光秃秃的岩石缝里。有一部分进了鸟兽的胃部，还有一部分陈列在人类的餐桌上，它们被剥夺了繁殖的权利，把天赋的潜能原封不动地还给老天爷。幸亏上苍明了淘汰的残酷，总是把成活率估计得超低，为此，采用海量战术，哪怕一株花生、一丛仙人掌，也让它们产出千百倍于自身数量的种子。

梭罗笔下的种子是这样的：五月，绿色的榆钱种子，粉色的红枫种子；六月，白枫的种子如一群群绿色的飞蛾；七月，越橘的种子凭着醇美的气味，乘上鸟的空中快车；八月，蓟草的种子恣肆破土；九月，五针松的种子乘风蹁跹；十月，白桦的种子踏雪而生……种子是拥有自在自为的哲学的。除了极少的例子，如人所炮制的豆芽菜之类只需水、不需要泥土，可视为邪门歪道，且一律是短期行为，其他大多数种子都脱离不了泥土，此外，须有水，还有相应的季节。泥土里的种子吸收水分，膨胀如受孕的母性的腹部，继而爆开，里面的子叶或胚乳动员起来，输送营养。最先发育的是根，八爪鱼一般，闪电一般，抓住泥土。胚轴伸出来，发育成连接根和茎的部位。最后，胚芽长成茎和叶，骄傲地挣脱泥土，最初的萌芽接受阳光的爱抚，不胜娇羞。此时，种子已死，它“投胎”于崭新的生命。没有哪一种牺牲比种子更加爽快、更有价值。

要问什么是种子的哲学，是生长。它从事沉默而悲壮的生产之时，可曾为“破土以后如何”忧虑过？是的，胚芽从破壳开始，来自蚂蚁及各种昆虫、水灾、旱灾的危险就无时不窥视着。出土以后更是，最柔弱的一类，被猪一拱、狗一踩，或者贪玩的小孩顺手一打，就报销了。然而，种子无所畏惧，不屑于计较日后能不能成活、活出什么光景，而是全力以赴于长大，以履行繁殖的使命。它无与伦比的力量来自生长。人体的头盖骨结合极紧密，可是，在它的缝隙放进一颗不起眼的种子，天天浇水，种子爆裂时会把头盖骨撑开。想知道种子生长的凶猛吗？看看那些树上寄生的、岩石下钻出来的、悬崖上斜伸的植物吧，就连专吃种子的天敌，也不得不充当传播者和播种者。梭罗指出，松鼠和樱桃鸟就是这般角色，“这是它们付给大自然的税款。”

人应该学习种子的哲学。种子以死亡实现繁殖的过程，形诸人类，就是全新事物的产生。“天晓得生出来的是什么”，这是共通的忧虑。害怕事与愿违，担忧结局糟糕，许多年轻人不敢去结识新朋友，不敢结婚、生孩子，不敢尝试新事物。不如简单一点，放下种种忧虑，像种子一般勇敢生活吧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